

終部曲《你聽說過嗎？莫斯科秘密地鐵》實體化出書

作者: 橘子綠茶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跟蹤

你聽說過嗎
莫斯



到底有多少人，為了跟蹤一個女生不惜遠赴俄羅斯？
當中又有多少人，因跟蹤而於夜半時分被困住？

這正是跑到上氣不接下氣的我，在思考的問題。

呼嘿呼嘿

我在哪裡？不就是莫斯科勝利公園地鐵站。而被跟蹤中的女生懵然不知，單純地跟在另一名男子旁邊奔跑。

Station 1：勝利公園站（ ）

男子不時對她說些甚麼，把她逗樂得咯咯大笑。嚴格來說那男子不是人，是一隻色狼才對。

一想及此，我氣得咬緊牙關。他根本配不上她，遠遠不配！

他們忽然轉身往右方拐，我來不及躲藏，色狼在這一刻發現我。糟糕！

「正！原來仲有人㗎！」他停下步伐，高興地朝我走過來。

現在已經凌晨

01：01分，站內除了我們三個並沒有其他人。剛剛在下面月台時，車站廣播說車站即將關閉，我便尾隨他們上來找出口離開。

我們走在一共連接五個出口的長長通道上，經過一至三號出口後，發現通通關上大閘！

怪異的感覺湧上胸口。明明在月台還見到有乘客上來，他們怎樣離開呢？

每個出口需要上十幾級樓梯才到達地面，本來已經夠隱蔽。所謂的大閘並不是柵欄款式可以看到外面那種，而是完全密封的厚厚鐵板，不但無法向外面大叫請途人幫忙，還找不到鎖頭加以破壞，好讓大家脫困。

官網指關閉時間是

01：00分，才過了一分鐘，我想職員不會真的囚住我們吧。

色狼如此一喊，他旁邊的女生自然看過來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

女生留有漂染成灰紫色的過肩直髮，衣著搭配妝容使她看似某韓國女子組合成員，這跟她大學課餘時間的「兼職」有關。她算是蠻有人氣的 Youtuber，專門教女生化韓妝和介紹韓國文化。

「梓曦？」女生驚訝得呆站原地，睜大雙眼難以置信地大聲問道：「點解你會喺度？」

在我眼內，她沒整過容的臉蛋比一些韓國女星天然又漂亮多，尤其那對微凸的虎牙使她更 GFable。

想了想她馬上明白這是甚麼一回事，厲聲質問：「你跟蹤我？！」

色狼停在我面前，洋溢幸災樂禍的表情，問我：「你哋識㗎？」

他是主力拍旅遊影片的

Youtuber，據說是富二代，有無限金錢供他旅行，簡單來說是個只懂吃喝玩樂的網紅。

見我不搭理，他對身後的她笑笑說：「彥曦，介紹一下丫，呢位點稱呼呀？」可能是我先入為主，總覺得他看彥曦的眼神很猥瑣。

記得之前的調查，他在澳洲唸書時已經「食女無數」。單眼皮加薄唇，這副寡情薄意的面相，反倒很受女生歡迎，讚他高富帥，她們說不定有某程度自虐傾向。

我越想越憤怒，這隻玩世不恭的色狼竟敢跟她同遊莫斯科！

「咪住，」他忽然驚覺彥曦已經叫過我的名字，來回看我和彥曦，「梓曦、彥曦.....梓曦、彥曦.....唔好話我知，你哋係兩兄妹嚟呀？」

我立時挺起胸膛，爽快承認，「係呀，我係彥曦個阿哥。」我們習慣稱呼彼此名字以代替叫哥哥妹妹，我比她年長七年。

這時彥曦已經來到我們面前，雙手交叉放在胸前，「等陣先問你做乜跟埋嚟莫斯科，」她盯著

Angus問：「你仲記唔記得我哋趕住走㗎！」

「係喎！」他這才想起來，伸手去拖彥曦，「去四號出口！」他的微笑閃爍著一道邪惡，彥曦旋即拍開他的骯髒手，逕自跑開。

我和

Angus馬上跟在彥曦背後，往前方跑去，我道出心中一絲詫異：「站務員正常會

Check下個站仲有無人未走，先會閃大閘，而且點都會有一個半個乘客經過。依家呢度靜得好古怪，一個人都唔見。」

Angus一派輕鬆，「睇埋前面先啦，職員至少會留一個出口畀人走嘅。」

預感告訴我事情不會如此順利。自從「那件事」發生後，我傾向對

所有事先作出最壞打算這是保命法則的心理條件之一：任何時間，別掉以輕心。

而且，我漸漸產生一個奇怪的想法車站職員根本不是因草率而遺下我們，而是而是存心要禁錮我們！

=待續=

新讀者注意：

呢個故係第三部(最終曲)，之前仲有兩個故事，強烈建議睇咗先！雖然唔睇都明，好似係。

首部曲《聖地牙哥鬼屋》

二部曲《奈良夢幻樂園》

暫定隔日出故。

你嘅 like同留言係我寫落去嘅最大動力~

當然 share埋等我呢個故唔好沉底~

如果覺得故事唔錯，請Follow

Instagram: greenizmstory

<https://www.instagram.com/greenizmstory/>

Facebook: 橘子綠茶

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greenizmstory>

深夜醉酒女

你聽說過嗎
莫斯



02 深夜醉酒女

只可惜，四號出口同樣封了鐵板，地上卻躺了一名不省人事、身穿白色連身裙的俄羅斯金髮美女。

露臍連身裙長度恰好到她膝上一點點，上半身是交叉剪裁的低胸背心設計。整條裙非常緊身，將她豐滿的身體線條刻畫出來，性感又不暴露庸俗。

「Hey ! Are you ok ? 」Angus語氣正經地上前，仍蓋掩不了色迷迷的表情。
(下文大部分外語將自動翻譯成中文)

面頰緋紅的美女明顯喝醉了，雙眼睡眼惺忪得幾乎要合上，嘴巴不自覺似地微笑著，醉得十分迷糊。深宵車站加醉酒美女，整個氛圍很可疑。

我立刻制止，「Angus，唔好理人咁咁多啦！」

「一個女人暈咗喺度好危險㗎。」彥曦向我投以責備的眼神，過去幫忙。

Angus先讓醉酒女坐起身，以她和他的身型比例來說，要拉起她算很吃力。她屬於典型外國女人體型，較一般香港女生高大。

她配戴珍珠項鍊和手鍊，把金髮挽成利落的髮髻，襯托出她的整齊高貴，讓人聯想到她可能是某公司的CEO，或剛參加完晚會的上流貴婦。

「小姐你聽唔聽到我講嘢？醒醒呀！」色狼Angus輕拍醉酒女的手臂，不忘假裝不經意地摸了兩下。粗粗黑色眼線讓她看起來有點凶悍，不愧為戰鬥民族，雖然我不確定她是否俄羅斯人，但還是希望她酒醒後可以懲罰一下Angus的手多。

我過去與

Angus一人一邊架起醉酒女，讓彥曦帶頭往五號出口走。俄羅斯的冬天十分寒冷，手機顯示室外跌至-2度，加上這裡遠離站內暖氣，醉酒女的手特別冰冷，我二話不說就脫下大衣和圍巾替她披上。

Angus看在眼內，誇張道：「彥曦阿哥好有風度呀，實溝死女啦！」

被他說中要害，我只好裝作聽不見繼續走。我不是毒到無法結識女性朋友，只是自

從「她」以後，我沒有遇上喜歡的女生，至少直到目前為止。

彥曦在前面馬上回頭瞪了瞪

Angus，趁機揶揄道：「你咁多嘴梗係溝唔到女啦！唔使葡萄喇！」

慶幸

Angus不是彥曦的男朋友，他們只是單一次的合作模式來莫斯科工作，不然我真的會宰了這隻色狼。

儘管我很小心與醉酒女保持適當距離，行走時手臂難免會碰到她的胸部。我偷瞄Angus一眼，他竟然光明正大地扭頭望進她的低胸衣領。見他這副陶醉神態，我覺得他更像賣醉的人。

「好正呀可？」似乎察覺到我的注視，Angus對我無恥笑了笑。

最後希望的五號出口同樣關閉了，一名俄羅斯大肚腩大叔正在收拾手風琴和零錢收集袋，我們趕緊問路。

「莫斯科地鐵幾個終點站會喺一點開出尾班車，」面對我們的焦急，黑色頭髮的大叔輕鬆摸摸鬚根，「呢個站仲有班尾班車喺一點半到，依家啲出口應該唔落閘、等乘客可以有出無入先啫。可能啲職員飲醉咗就提早落閘掛。」

看看手錶，01：16分，我緊趕對彥曦說：「咁我哋拿拿臨落去搭尾班車啦！」可以的話我真不想回到寂靜空洞的幽暗地底。

大叔揸起背包，帶點鄙視地打量我，自信滿滿地說：「見你哋唔熟路，帶你哋搭車啦！」

其實去月台根本不需要人帶路。究竟是不是男人只要一到中年，自大狂妄就會倍數激增呢？我想像若然父親還在生，會不會跟他一樣。

「呀！」半夢半醒的醉酒女倏地推開我和Angus，坐在地上抱頭大叫，「唔好落去搭地鐵呀！」

Angus蹲在醉酒女前面，撫摸她的手臂安慰道：「無事，唔驚！」

醉酒女推開

Angus的手，露出恐懼的眼神望向我們，口齒不清地說：「一點之後唔好落去呀永遠走唔到喇唔好殺我呀」

嗯，從這個角度向下看她，裙擺因雙腿郁動而往上皺摺，這個畫面蠻刺激的
慢住，我沒聽錯吧，她說「不要殺她」？

=待續=

如果覺得故事唔錯，請Follow

Instagram: greenizmstory

<https://www.instagram.com/greenizmstory/>

Facebook: 橘子綠茶

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greenizmstory>

地鐵失蹤案

你聽說過嗎

莫斯科

彥曦為怕醉酒女走光，用自己的大衣遮蓋住她露出的大腿。

「點解走唔到呢？」Angus認真對待醉酒女的醉話，輕輕拍打她被大衣阻隔的大腿，像哄小朋友般笑著說：「唔好話我知，你哋本地人都信嗰個都市傳說呀？」

他脫下圍巾放到醉酒女腿上，再替彥曦穿回她的大衣。該扮演風度翩翩的時候，他還真的做足。

醉酒女彷彿沒有聽見他的問題，垂下頭像唸經般重覆呢喃：「唔好留喺度唔好搭地鐵呀」

聲音在死氣沉沉的通道裡迴盪，儼如亮起代表危險的紅色信號燈一樣，令我們一時間不懂反應。

她一定還在恍惚狀態才會胡言亂語，為免嚇怕彥曦，我斥責Angus道：「無啦啦做乜要提恐怖嘢！唔好亂講呀！」

彥曦好奇問他：「咩都市傳說呀，關我哋事嘅？」好吧，我好像低估了她的膽量。

Angus收起吊兒郎當的神情，點點頭，「我嚟莫斯科之前做過資料搜集，網上流傳好多關於地鐵站嘅都市傳說。其中一個好出名，叫做『莫斯科地鐵集體失蹤案』，當時好哄動！」

忽然變得嚴肅，不知道如何辦到，他猛眨眼讓本來的單眼皮皺成雙眼皮，令他看起來更顯認真精明。

彥曦噗嗤一笑，「唔好玩，正正經經講啦！」

「幾十年前某一晚，」Angus凝重地巡視我們，「莫斯科一架地鐵載滿幾百個乘客出發去下一站，本嚟需要十幾分鐘，但過咗半個鐘都唔見架車，甚至無晒信號，憑空消失咗咁」

他說故事技巧不錯，懂得善用表情動作和語氣，把事件描述得很繪形繪聲。

Angus頓一頓，「地鐵公司即刻安排人去搵，過咗幾個鐘，終於發現鐵路隧道入面有條分岔路軌，上面正正停咗嗰架失蹤地鐵！」

彥曦輕呼，「咁入面啲乘客有無講返究竟發生咩事呢？」

他舉起食指搖了搖，「列車上面一個人都無！只有散落一地嘅雜物！件事仲有好多疑點，詳細我唔記得喇，總之架車停喺嗰條岔路軌，其實係類似密室咁，入咗去好難出返嚟。咁到底裡面百幾個人去晒邊呢？」

「下——！」彥曦瞪大雙眼高聲問：「唔通係穿越時空？」

醉酒女在他們對話期間經已清醒不少，眼神得以聚焦，把我披在她身上的大衣和圍巾穿上。抬臉來回看著 Angus 和彥曦。

「或者啦，」他聳聳肩，「呢件事直到今時今日都仲係個不解之謎。大家一提起世界十大神秘失蹤事件，一定會數呢單嘢。」

算不算是職業病呢？Angus 和彥曦兩人如此一唱一和，使我有種正在看 Youtube 短片的錯覺，也許他們可能考慮跨頻道合拍一輯關於都市傳聞的影片。

醉酒女慢慢站起來順了順裙，似乎想找機會插話。

忽然，Angus 湊近彥曦，陰聲怪氣問：「你估下，當時班列車係幾點開出？」

彥曦嚇得後仰，拉開與他之間的距離，「唔唔會係凌晨一點半呀嘛？」

「Exact7ly！」他剎那大聲喊道，嚇了大家一跳，「所以本地人咁夜係唔敢搭地鐵，你見呢度無乜人就知啦！」

不會吧，怎麼可能如此巧合？

「假㗎。」焉然，醉酒女鐵定地說。

她雙目有神地打量我們，「呢個故事係憑空捏造出嚟，喺莫斯科瘋傳過一排，我哋當笑話咁聽。」

她的酒氣總算完完全全退去了。以我所知會說英語的俄羅斯人不多，她說得算蠻流利，果然是當 CEO 的材料。

她把圍巾還給

Angus，語間沒有怪責他亂說的意思，皺起擔憂的眉頭解釋道：「莫斯科地鐵站與站之間無可能搭十幾分鐘咁耐；仲有，根本搵唔到任何新聞報道過呢件事，如果有幾百人失蹤，當時點可能無傳媒報道過呢？」

「我都覺得假假地，」冷不防

Angus爽快承認，儼如提出這個都市傳說的人不是他似的，「而且架車係一點半開出呢點，係我自己加上去㗎。」他再度乾笑，狀極似隻咧嘴笑的狗在擺尾。

彥曦露出憐憫的表情，提醒

Angus，「你唔好再咁樣傻笑喇，好似傻仔呀。」她故意補充道：「雖然你係。」

說得好！

大叔打量醉酒女，猜疑地問：「小姐，咁點解你話唔好落去搭地鐵、話唔好殺你呀？」他似乎習慣稱呼女士做「小姐」，之後他同樣稱彥曦為「小姐」。

=待續=

如果想睇多少少故事提過嘅「莫斯科地鐵集體失蹤案」，可以去在下 IG story望望~

Instagram: greenizmstory

<https://www.instagram.com/greenizmstory/>

Facebook: 橘子綠茶

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greenizmstory>

噬人地鐵站



你聽說過嗎

莫斯

Q

醉酒女掏出手機飛快按了按，介面類似某召車應用程式，「地鐵站住咗好多奇奇怪怪嘅神秘生物，日頭咁多人就無事，一到半夜門咗站就總之我死都唔落去，你哋要搭就自己落去啦。」

她沒有說下去的話，似乎也跟都市傳說相關。所謂都市傳說，既沒有證據，也沒有科學根據，頂多是個口耳相傳的故事，並不是事實。

忽地放下電話，她的眼底掠過一絲驚恐，「全部 Call車 App 都 Load 唔到。我搵我班朋友，無一個人應機」

* * * * *

呢個故係第三故（大結局），之前仲有兩個故，唔睇都明，不過睇咗會了解得全面啲！

首部曲《聖地牙哥鬼屋》

二部曲《奈良夢幻樂園》

已於各大小書店同點子網店血腥上架。

* * * * *

「咁夜個個都訓晒啦，聽朝仲要返工！」大叔用「等阿叔我教曉妹妹你啦」的目中無人態度說話。

Angus 向醉酒女招手，安撫道：「咁我哋落咗去先啦？」

別無他選，醉酒女嘆口氣邁步跟我們走。

Angus 邊行邊神態自若地自拍，彥曦一把搶了他的手機大聲朗讀：「『想同愛神傾偈嗎？Angus 線上等』？咩 Caption 嚟㗎！嘿！」那不是笑聲，而是在譏諷。

「你收到 Signal？」我指指醉酒女，「頭先又話 Load 唔到嘢？」

他聳聳肩，「Save 定草稿先咋嘛。」

彥曦不放過調侃 Angus 的機會，「你 Upload 呢啲嘢，唔驚俾你班

Fans瘋狂恥笑咩？」

他生氣地奪回手機，嘟囔道：「你唔識欣賞咋嘛！個個讚我小鮮肉好正呀！」說罷，他快步超越大叔，撇下我們步往出口大堂。

「小鮮肉？」彥曦對他的背影喊道：「知唔知醜㗎你！」嘴巴如是說，她卻不經意笑起來，露出可愛的虎牙。

雖然對象是 Angus，不過能看見彥曦無憂無慮的笑容，還是很值得，她已經很久沒這樣笑過了。如此望著他們嘻嘻哈哈，我內心頓然漾起莫名的幸福感。

唯獨醉酒女獨自愁眉苦臉，大家對她的話完全不當一回事。

不消一會兒，手插褲袋的 Angus 再次出現於我們面前。

「咩事？你唔係落去月台先咩？」彥曦不解。從這裡經過出口大堂下去就到達月台，只有一條路。

他聳聳肩，沒頭沒腦地丟了句：「無呀，入唔到嚟。」

他這理直氣壯的語氣使我猛地憶起，大概一個月前某夜，彥曦買了咖哩豬扒飯外賣回家。當時我隔了十幾分鐘打開飯盒，赫然發現只剩下白飯。

彥曦的回應也是如此不負責，邊剔牙邊說：「無呀，我食晒嚟。」

讓我感到意外的，不在於豬扒不見了，而是彥曦可以若無其事地吃光它，更在於我居然把她寵壞到這個地步而自討苦吃。畢竟，世上的親人只剩下她了。或許有自虐傾向的人不止 Angus 的粉絲，我想我也是吧。

話說回來，關於不負責任這點，恐怕彥曦遇上對手了。

大叔惱怒道：「咩入唔到呀，講嘢唔清唔楚！」

Angus 用手勢示意我們繼續走，前面有道磨砂玻璃門，推開它便是出口大堂。我抬頭看玻璃門上的顯示屏，寫著：

是日列車服務已經結束。

本站關閉後即將進行多項工程，切勿進站，否則可能導致閣下受傷。

是我翻譯錯誤嗎？怎麼好像怪怪的。

大叔不理會警告，粗魯地撞開門，「行啦，仲入到去㗎。」他帶領眾人經過大堂，來到下去月台的扶手電梯面前。

勝利公園地鐵站是全世界第三深的車站，連接出口層和月台共有四條並排的長扶手電梯，電梯旁邊設有多盞大球狀白燈照明。

——本該如是，若然在正常情況下。此際燈泡全部失靈，不規律性一閃一滅，讓人眼花撩亂。在夜闌人靜的車站離奇故障，簡直是個凶兆！

我們五人呆站在扶手電梯面前，不敢舉步。Angus吞吞口水望向彥曦，「明明頭先上嚟嗰陣仲好正常㗎？」

大叔再次率先步向扶手電梯，「可能係總燈掣壞咗啫！呢度成日都係咁㗎啦！」

Angus點點頭，領彥曦登上扶手電梯。我舉步跟隨他們，瞥了眼看更亭裡面，可這麼匆匆一看，我瞬間怔住！

桌上有杯熱得還冒著煙的咖啡，這已經有夠古怪。讓人更驚訝的是旁邊小電視上，劃分成四小格的監控畫面！

拍攝的固然是我正下方的扶手電梯，不過，面前冷冷清清一個人影也沒有，畫面裡居然滿滿皆是人！至少有幾十人吧！

那不是即時畫面嗎？我湊近電視看左上方的日期時間，天啊，正是此時此刻！如此接近畫面，讓我更看得清楚怪異之處他們全部人都戴上俄羅斯娃娃塑膠面具！

雖然畫面不十分清晰，但由於是彩色，我確實見到他們蒼白臉頰上，都有一對圓大紅色胭脂貼在左右，眼眶外圍畫有一根根長而濃密的眼睫毛，櫻桃小嘴更塗上鮮紅色唇膏！若不是面具額頭畫了三七分界的瀏海是淡黃色，還真以為那是紙紮娃娃面具！

搞甚麼啊，難道是同站其他電梯，或者根本不是這個站的畫面？

「梓曦，行啦！」彥曦回頭。他們未察覺到不妥。

我深呼吸一下，為了今晚不用被困在這個地鐵站，唯一辦法是搭尾班車離開，我只好硬著頭皮下去。

=待續=

多謝各位乘客嘅努力，連登正評夠數，呢次係加更！
大家繼續正評推post，夠數係會繼續加更

不載客列車



你聽說過嗎

莫斯

09

我們一行五人總算回到月台。莫斯科地鐵站本身已經是個旅遊景點，有地下宮殿的稱號。勝利公園站裝潢雖不及其他車站精緻，卻有光亮的空間感。地板是深紅色與白色的大格子，宛如西洋象棋棋盤相間而成，左右兩排是灰色大理石拱形支撐柱石。

這裡共有兩個月台，盡頭各有一幅以小磁磚拼湊而成的大型壁畫。我們現在所在的二號月台上那幅壁畫，先前聽彥曦和 Angus 介紹，是描繪俄羅斯於 1812 年成功抵抗拿破崙入侵。

該怎麼形容呢，眼前一切如舊，可是我總覺得哪裡不妥，又說不出突兀的地方。這時我們完全沒意識到自己已經身陷其中，車站內藏著各樣暗示等著我們去注意。可惜當我們發現時，結局已經寫好，我們只是後知後覺地從結果追溯回頭。

「請注意，」車站廣播再度喋喋不休，「入閘後及車廂內嚴禁飲食。請注意」

一行人衝去尾班車的車頭位置，隧道洞口上方的牆壁掛了個跳字時鐘，左邊顯示現在時間是 01:26 分，右邊為地鐵進站的時間倒數，還有四分鐘。

眾人為打發時間互相自我介紹，大叔的名字是 Jean，醉酒女叫 Anna。輪到 Angus，居然唸出自己 Channel 短片每次的開場白。

「我叫 Angus，」他擠出春風得意的笑臉，「你哋聽過『愛神』未？塞爾特神話入面嘅愛神，正正就叫 Angus；海島克爾特神話嘅 Angus 就掌管性愛。唔知你信邊個神話呢？」他突兀地放聲大笑，自以為很不羈風趣。

我沒有與他們閒聊，後退幾步站到月台正中央。描繪俄羅斯娃娃的大型壁畫在我後方，我慢慢自轉一圈觀察四周

「點解會咁㗎？」我吃了一驚，我知道哪裡不對勁了！「頭先明明仲係衛國戰爭㗎！」

是壁畫！

原本是戰勝主題，現在現在居然改頭換面變了俄羅斯娃娃壁畫！同樣也是用彩色磁磚拼貼而成，上面卻是八個由大到細、塗抹鮮紅胭脂和口紅的俄羅斯娃娃！

怎麼可能？我們離開這裡才不過十幾分鐘，誰人悄悄來過更換壁畫啊？

她們跟典型的俄羅斯娃娃無異，身體為圓柱形，頭巾和傳統俄羅斯服把身體包得密密實實只露出一張臉。每個娃娃衣服的顏色不同，可是風格一樣、用色鮮艷。原本代表年份「1812」的位置，現在則是「0609」。

壁畫描繪得相當細緻，娃娃們頂著皮笑肉不笑的微笑看著我，讓人覺得毛骨悚然

「哇，好得意呀！」被我的叫聲吸引，Angus走過來盯著壁畫讚嘆，甚至拿起手機與彥曦拍片。他們的神經線未免太大條了吧？

來不及仔細研究，隧道深處傳來高頻瑟瑟風聲，又像有人高音地嗚嗚叫，地鐵來了！與此同時，車站廣播又再響起，「各位乘客請注意，列車現正駛進本站，請先讓乘客落車然後上車，多謝合作。」

咦，聲音不同了？

這次廣播同樣也是女聲，可是與那字正腔圓的官方態度相差甚遠，語氣變得軟綿綿。本來好比是硬邦邦山東婆，現在則換了嬌滴滴台妹，瞬間想多聽幾句。

我們馬上跑回上車的位置。地鐵從黑暗洞口鑽出，捲起一股寒冷怪風打落我們身上，保持高速進站，到達月台才急急剎車。

列車是較新型的，白色車身配藍色車門，透過多扇車窗看見，車廂內外保養得光光亮亮，環境乾淨衛生。

最前方的車長駕駛室被玻璃窗包圍。車長是一名頭髮花白、身型高大的中年男人，他雙眉之間有道很深的川字皺紋，使他不笑的臉看起來更嚴肅和兇惡。莫斯科地鐵的車長制服有點像飛機機師，白色襯衫搭深藍色西裝外套。

奇怪的是，地鐵停定後沒有打車門讓乘客上落，全車車門一動不動！

見大叔

Jean上前敲駕駛室車門，嚴肅車長眉間的川字紋皺得更深，似乎沒意識自己出錯，反而在怪我們阻礙他準時離站。

醉酒女

Anna馬上禮貌地說：「車長，麻煩開一開門丫。」她簡單交代我們的情況。

見是美女，他的眉頭果然鬆一鬆。撥了幾通電話，統統無人接聽，他的臉色開始泛白，「總部 24小時都有人聽㗎㗎」

我無意干涉地鐵運作，只求盡快回家，「咁啦，不如你開門俾我哋上車先，我哋下個站會乖乖落車離開㗎喇，然後你再處理內部情況？」

嚴肅車長的回應卻出人意表。

「唔得㗎。」他斬釘截鐵地拒絕，看賊般觀察我們眾人道：「呢架車唔載人。」

「開門呀！」Jean握緊拳頭粗聲喝道：「你留低我哋喺度，有咩事你負責㗎！」

看來這句話擊中嚴肅車長要害，他沉思片刻，才不情願地打開車門讓眾人進入。

「喂！」他忽然衝出車廂，朝車尾方向大叫：「仲有你兩個呀！快啲上車呀！」

我連忙往車外探頭張望，原來有兩名乘客在月台末端。憑身型辦出一個是高大男子，一個是矮胖婦女，二人身穿輕便衣褲和波鞋、背上看似放滿東西的背包、戴著壓得低低的鴨舌帽和淺藍色外科口罩，完全看不到他們的表情和長相。

車長狀極生氣走回駕駛室。車廂喇叭旋即響起嬌嗲女說出安全須知：「車門正在關上，請勿衝入車廂，或阻礙車門關閉。」

見車長只開了第一卡車廂的車門，Angus識趣地提醒二人組喊道：「喂！車長要門門喇！跑過嚟啦！」

胖女人率先起跑，所謂的肥胖未至於會阻礙行動那程度，她跑得算快捷，成功跳入車廂。高男子比她遲起跑，被車門大力夾了一下。車門偵測到有異物自動重開，他抓緊機會竄進來。

如是者，我們連同車長一行八人，搭乘莫斯科地鐵穿梭於深不可測的地底世界，不，應該說，是一個萬劫不復的深淵才對

待續

繼續閱讀：

一)

完整故事陸續上載Patreon，請讓你的支持能100%落入作者手中。

詳情請到：

<https://www.patreon.com/greenizmstory>

二)

本故事已出實體書，請到各大小書店支持。